

# 田 遨 丛 稿

田遨 著  
长篇小说卷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# 田 遨 丛 稿

长篇小说卷

田 遨 著

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田遨丛稿 / 田遨著. —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8. 12  
ISBN 978 - 7 - 80696 - 285 - 5

I. 田… II. 田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 
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 第 206205 号

---

田 遨 丛 稿

田 遨 / 著  
出版人 / 刘文君

\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 
(天津市西康路 34 号 邮编 300051)  
[http: //www. tjabc. net](http://www.tjabc.net)  
E-mail: tjgj@tjabc. net

济南百川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09 字数 1950000  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 - 1000

ISBN 978 - 7 - 80696 - 285 - 5  
定价: 260.00 元(全 6 册)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杨度外传 .....       | (1)   |
| 参考书目 .....       | (253) |
| 我写杨度其人 .....     | (254) |
| 杨度与时代风云 .....    | (256) |
| 我写《杨度外传》前后 ..... | (257) |



# 杨度外传



## 友人评价

储大泓(《文学报》社长)在1985年第3期《学林》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评价《杨度外传》,文章说:纵观全书,作者在《杨度外传》上卷里,着力捞杨度“爱国的激情,立宪的宏愿,书生的狂傲”,以及他的才华和智慧,从而为杨度这个复杂人物定下了基调,并为他一生的道路作了铺垫。在中卷,作者着力写他在矛盾、苦闷中坚持己见,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,直至碰得头破血流,臭名远扬。在下卷,杨度真诚地弃旧图新,重新选择救国的道路。而一旦认清了真理,就坚定地忍辱负重,默默地为革命工作,从此洗刷自己心灵上的污垢。……作者用简洁的手法,生动地描写复杂的人物和场面,颇见功力。“颐和园论战”一节,不足五千字,既写了顽固派头子西太后对立宪的疑虑和打算;也写了投机家袁世凯的八面玲珑、工于心计;又写了杨度舌战五公大臣时的才华横溢、思路纵横和他的书生傲气和胆识,读来令人齿颊生香。还有不少章节都有类似的特色,《杨度外传》文笔简洁洗练而不干枯,娓娓道来,游刃有余,有些地方写得摇曳生姿,尾声写得委婉有致。

居欣如(解放日报副总编)在颁奖会上发言说:《杨度外传》把传奇色彩与写实精神熔于一炉,报纸刊出后,受到读者热烈欢迎,读书界广泛注意,成为传记文学这块园地上众目共赏的花朵。杨度是谜一般的人物,作者钩沉索隐,梳剔爬抉,终于掌握了解谜的钥匙,以色彩斑斓的笔墨,栩栩如生地复现了这一戏剧性的人物,真是呼之欲出。一方面重要情节有根有据,却不见拼凑之迹,而是处处洋溢着一派浑然天成的气氛;一方面有所寄托,而这寄托却扎根在历史真实之中。这是作者开辟的一条新路。对文学创作是有启迪的。

# 上 卷

## 一 湘绮楼饯行

湖南湘潭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老先生,叫王闿运。他字壬秋,自题所居书楼叫湘绮楼,世称湘绮先生。他是前清翰林,曾入曾国藩幕,平生著述甚富,门生弟子遍天下。湘绮楼在湘江口北一个小山麓上,适当湘潭、湘乡的孔道,周围多参天老树,风景清幽,低洼处有山塘,种着荷、菱之属;站在高处可以遥望湘江的波光帆影。楼上很宽敞,朝南朝北各有六扇纸窗,南窗下摆着书桌和八折屏风,北窗下是两排镶嵌文石的红木靠椅和镂花的红木茶几。靠东墙和西墙分别排列着十二只书橱,橱中堆放着各种版本的珍贵图书。这里是王闿运著述之所,也是他经常和好友及其弟子文酒聚会的地方。

这天,他正坐在楼上看书,忽听后院有人吵闹,他猜想:一定又是儿子吃醉了酒,对儿媳妇发酒疯,真是不成体统!他抛下书,准备下楼骂儿子一顿。只见周妈匆匆走上楼来,气喘吁吁地说:“老爷子,你看咋办呀?代懿也真不懂事,整天和少姬怄气,少姬又不吃他的,现在少姬闹着要离开这儿回娘家去,说再也不做王家的媳妇啦。”周妈这里是谎报军情,故意颠倒了因果关系。事实是少姬嫌丈夫代懿粗俗,配不过她,闹着要走,她丈夫才跟她吵起来。

“哦,原来这样。”王闿运的思路倒没有跟周妈转,他反而觉得错怪了儿子。少姬怎么这样不守妇道,居然不等写休书,自己就开口要离开夫家!

湘绮楼跨着内外两个丹池——湖南人把大院落叫做丹池。因位置在山坡上,前院地势低,显得楼很高峻;后院地势高,不用下楼,推开后门就能进入后院。前院是客厅,后院是内宅。王闿运背剪着手,站在楼窗口。他穿着对襟马褂,开气袍子,腰系绣面荷包,脚登红缎双梁鞋,背后拖一条白发编成的细辫子,面色红润,颌下是稀疏的白须,真是鹤发童颜,像一棵热带的老植物,虽然枝干苍老,却开得满树繁花。

他面对的窗口恰是后院,窗棂上新糊了茧纸,窗纸上布满阳光映射出来的纵横穿插的梅花疏影。王闿运隔着窗子,想听听这对小夫妻吵嚷些什么,他决计暂不下楼,弄清争吵的内容再说。

周妈四十来岁,塌鼻子、横宽脸、大嘴,活像个老狮子狗,还有那双小脚,使人担心它支撑不了她那发福的身体重量。她倚仗着和王闿运的特殊关系,带着一半撒娇、一半撒泼的亲昵神情,斜了王闿运一眼,又说:“我说老

爷子,少姬这孩子,别说是你,我也怪喜欢她,有学问,人品又好,这样的媳妇哪里找!可代懿这孩子,歪嘴巴吹葫芦,不知哪来的一股邪气,老跟她吵吵闹闹,能怪人家不愿跟他吗?”

周妈再一次向代懿头上撒烂污,因为她在王闾运家当老妈子,早就赢得“上炕老妈子”的雅号。这引起王代懿的气愤,他见了周妈总是用敌意的目光白她一眼。她受不了这个,她还想摆出后娘的款儿来发发雌威呢。儿媳妇少姬有股傲气,并不把周妈当婆婆看待,也根本不过问公公跟周妈的私情,所以还不致招惹周妈动大气。眼下周妈不希望少姬走,因为有个松散的联盟可以夹攻代懿,让他低头就范听“后娘”的。

王闾运听了周妈的话,摇摇头,又眯起老花眼瞅着周妈,气恼地说:“现在年轻人真不成话!平等呵,自由呵,闹得乌烟瘴气!少姬这孩子,准是受了她哥哥的影响才变成这样的。她哥哥杨哲子年前从日本回来,前来见我……”

话犹未了,后院又嚷起来。“你哥哥又怎么样?瞧他那股傲劲,眼睛长到额角上,你听他的,可是和尚庙里借梳子,找错了门啦!”这是儿子代懿的咆哮带挖苦声。

“别扯我哥哥,我自己有眼睛,看得出我嫁的是哪一号人!”这是少姬的声音,声音不高,但语气是傲慢的。

“我偏提你哥哥,你什么事都听他的,把他看成洋圣人。哼,你闹着离婚,也准是他挑唆的!”

没听清楚少姬咕哝着辩白了一句什么。

“你哥哥算个屁!”王代懿发现少姬不愿大声嚷嚷,更不愿把夫妻吵架牵扯到哥哥身上,索性大声吼起来:“你哥哥还敢上京赶考,也不怕上边拿办他!他在日本就和梁启超那群乱党打得火热,动不动辱骂朝廷,哼,他也快成了反叛喽!”

“你……”少姬气极,话没说完就噎住了。她没料到平日很尊重哥哥的王代懿,今日竟对哥哥如此无礼。反叛呀,乱党呀,这可是杀头的罪名呀!

王闾运再也听不下去,气哼哼发话道:“周妈,你传我的话,叫代懿滚开!”

周妈好容易盼到老爷子这句话,转身刚要走,书童从前院上楼禀报:“杨老爷杨度来啦,现在楼下客厅里。”

王闾运叫住周妈说:“他来得好,叫他也劝劝少姬,看他怎么说,看他敢不敢把自由、平等那一套弄到我家里来。”

原来少姬是杨度的妹妹,名叫杨庄,少姬是她的字。她和杨度都是王闾

运的得意弟子,素有“才男才女”之称。

周妈“嗯”了一声,转身要走,又回头说:“老爷子,你经常念叨杨哲子有宰相之才,他最近又要进京赶考,说不定考个状元回来。你可别和他发脾气,伤了感情呐!”

王闳运没吭声,转对候在一旁的书童说:“请客人到这里来!”

周妈走出后,后院静下来不再争吵了。不一会,杨度走上楼来。

王闳运觉得眼前一亮。

杨度向老师请安问好。王闳运冷眼打量他,见他穿一件布长袍,背后拖一条扎着红辫绳的粗黑辫子,中等身材,广额秀颐的脸型,端正的鼻子,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双眼睛灼灼闪光。除了颧骨微嫌稍高外,外貌算是英俊的。他字哲子,湖南湘潭人,早年中了举,自费前往日本留学,回国不久,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荐,要赴京考试,不是考状元,是考经济特科。这是一九〇三年(光绪二十九年),他这年二十九岁,壮年气盛,加上功名顺遂,又自以为学贯中西,养成了充满自信的高傲性格。王闳运赏识他的才气纵横,甚至欣赏他的高傲,认为高傲正是抱负不凡的流露。今天相见,却对他的高傲产生了反感。

杨度等老师坐到一张梨木圈椅上,自己也从容靠窗口坐下,恰好背着窗纸上的梅花疏影。他觉察到老师神情冷漠,联想到刚才听到内院吵嘴,听得出是王代懿和少姬在吵,看来老师迁怒到自己头上。他装作毫无觉察,笑问老师道:“昨天学生见到夏寿田,他说今天也要来看望老师。”

“喔。”王闳运捻着须尖,声调还是冷冰冰的。

“夏寿田谈到一个消息,说当今皇上目前好像自由多了,还经常出宫参加祭天、祈雨一类大典。”杨度报告说。

“噢,这是好消息、好消息。”王闳运重复着,望着杨度思忖:要是光绪皇帝重掌朝政,一定大批擢用维新人才,那么杨度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,他想起周妈所说的话,不自然地微微一笑,转问:“你到北京应考经济特科,准备几时动身?”

“准备月底动身。”杨度恭敬地回答。

气氛缓和了些。

杨度对老师具有深厚感情,既是师生,又是亲戚。他过去对老师的思想见解,佩服得不得了,认为不同凡响;现在却不满足了,觉得老师的思想太保守了,象周妈放不开的那双小脚一样。他不希望和老师在思想上拉长距离,总想把老师拉向自己的思想轨道。那样,妹妹和妹夫的争吵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解决了。

他沉默了一会,想先打开冷冰冰的僵局,再把话题转到保守、进步问题上去。他笑道:“老师,学生在日本时,和宏文书院的负责人嘉纳治五郎,就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辩论过,辩论时还提到过老师呢。”杨度能言善辩,也懂得在辩论的节骨眼上该玩一些怎样的小策略,现在他已由防御转入反攻。他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将军,突然勒住马缰,欲擒故纵,等待对手的反应。

他的话抓住了对手的弱点。王闿运以大名士自居,非常好名,因此很关心别人对他的评价。他这时情绪转移,怒气减退,冰冷的气氛解冻了,他习惯地捻着须尖,又轻轻敲着圈椅的扶手,不自然地笑着问道:“你们怎么提到了我?”

“是这样,”杨度整整布袍下摆,重新坐好,微笑答道:“嘉纳治五郎宣扬皇帝专制好,学生就说还是君主立宪好。他说满洲贵族比汉民族优越,说满洲贵族做皇帝,汉民族做臣民,是合理的。他说老师的帝王之学,也是主张皇帝专制的,学生又反驳了他。学生说,汉民族的文化知识比满洲贵族高得多,鼓吹满洲贵族优越论,是包藏祸心的,是想利用满洲贵族为虎作伥,进一步侵略中国;学生说,湘绮老师的帝王之学,是以老庄之学做基础的,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成分。”

“驳得好!”王闿运忘记了刚才的懊恼,在杨度脸上重新看到了得意弟子的可爱形象。他微微叹了口气,颇有感触地说:“是呀,我讲的帝王之学,并不主张一家一姓一直专制下去,我佐曾大人幕的时候,就设想由有才有德的汉人做皇帝……”他突然顿住,没有说下去。

杨度摸透老师的脾气,老师以帝王之师自许,又常常嬉笑怒骂,玩世不恭,为了逗老师高兴,便顺梯儿爬竿,进一步提问,“老师这种设想,有没有向曾国藩透露过?”

谈话的气氛更加热烈起来。

王闿运的眼睛眯得更细了,他压低声音说:

“不但透露过,还直接向他建议过。哲子,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往事:当时湘军刚打下南京,平定了长毛,我曾私下劝过曾大人。我说:‘你功高望重,将士用命,何不乘机夺取天下,自己做皇帝,为什么白白替别人出力?’你猜怎样?我的忠告,吓得曾大人毛骨悚然。他一声不响,连正眼也不敢瞧我,只是低着头盯着桌面,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好多字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写的都是‘妄’字,骂我狂妄呵。这位曾大人呀,是个没有出息的伟人!曾大人没有做皇帝,我当然也做不成宰相。哈哈!”

王闿运说得有声有色,说罢,自我解嘲地笑着,又眯起老眼注视杨度,补充说:“你记住,要有非常之人,才可以建非常之业。愿你将来遇到的,不是

这种没有出息的曾大人！”

杨度听着有趣，又见老师说的得意，想趁机说服老师，使他不反对少姬和代懿的离异问题，便说：“在日本的同学，都说老师思想保守，学生对他们说，我最了解老师，老师逍遥处世，通脱不羁，和自由、平等思想暗合，哪儿是保守呢？”

王闳运挥挥手，淡淡一笑，他听到“自由、平等”字眼也不那么反感了，说：“随人议论吧，悠悠是非之口，何足深论。不过，我的为人决不迁就世俗之见，比如，对你和你妹妹少姬，我看重的不是你们是我的亲戚，而是你们是我的学生。这哪里是思想保守的人做得到的！”

杨度笑着说：“这就是老师通脱不羁之处。在老师看来，少姬可以不做王家的儿媳妇，但决不能不做老师的女弟子。老师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是这样。找几个好媳妇并不难，找一个像少姬这样才学俱优的女弟子，可不容易呢。”王闳运兴致勃勃，很满意自己的处世态度。

杨度正想再说点什么，听到“登登登”上楼的脚步声，周妈领着两个人从前院上楼来了。

周妈先向王闳运笑道：“又有你的两个大弟子来看望你啰。”

两个来人：一个三十岁左右，身穿紫红缎皮袍，天青缎灰鼠皮马褂，头戴照面镶嵌宝石的瓜皮小帽，一副贵公子气派。他是江西巡抚夏时的公子，名叫夏寿田，字午诒，也是湘潭人，是三鼎甲中的榜眼（一名状元，二名榜眼，三名探花），以制艺<sup>①</sup>写得好出名。另一个三十出头，端正的黑脸膛，穿日本士官生制服，辫子盘在头上，名叫杨毓麟，字笃生，长沙人，与杨度是同科举人，又同到日本留学、同办《游学译编》，又一同归国。他不像夏寿田和杨度是王闳运的及门弟子，只能说见了面叫“老师”就是。两人都是杨度的同学与好友。

①当时称八股文为“制艺”。因依经立义，故名。

杨度见到两个同学，忙站起来，等他们向老师请安问好之后，相互拱手为礼。

周妈向王闳运耳语着什么，王闳运点点头，周妈便笑对杨度说：“少姬有事，要和你说了几句话。”

杨度向夏寿田、杨笃生告了“失陪”，走进后院时，周妈低声告诉杨度刚才发生夫妻争吵的事，要他劝劝少姬，又说：“都是代懿那浑小子闹的，不过，你还是要劝少姬忍耐些，这样你老师才高兴。”

杨度离开周妈，来到后院。这里有一排上房，东西厢房，甚是齐整。甬道两旁几树梅花正冲寒怒放，虬干斜枝，花光莹洁。少姬正站在花下等他。

少姬约二十四、五岁，外表很像杨度，有几分哥哥的爽直，又有几分女

性的娇柔,脾气却比哥哥还高傲。她见杨度走来,叫声“哥哥”,眼神立即暗淡下来。

杨度像哄小孩似的,笑道:“小夫妻吵架,还值得真动气?”

“我要离开这浑小子,回娘家去。”少姬忍着眼泪说。

杨度性爱梅花,见了梅花,常常流连不去。这时他抬手攀弯较低的花枝,皱起鼻子领略花的清香,眼睛一眨,发现周妈在那边正慢条斯理地拾掇杂物,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听他们讲什么,他故意提高声音说:“暂时离开这儿也好,你和代懿都冷静一下再说。”

“不是暂时离开,是离婚!”少姬补充说明。

“不要这么急嘛,湘绮老师不会舍得你走;再说,也该先问问母亲,还该写信问问伯父的意见。”他提醒妹妹由于父亲去世早,兄妹是靠做朝阳镇总兵官的伯父教育成人的,不能不尊重伯父的意见。

少姬没有作声。

杨度放开花枝,让花枝自动弹回去,弹落的花瓣落到少姬的头发上、肩胛上,像片片香雪。杨度看看纤弱的妹妹,心软了,有些可怜她了,也不管周妈听到与否,脸色严肃地说:“人的一生,该像这梅花一样,烂漫开放,无拘无束,带给世界的是春天,带给人们的是美丽、芬芳,同时也保持自己的品格,不受风雪欺凌。这就是我的看法。”

这种不着边际、十足书生气的话,少姬倒是听得入耳的。她抬起头,阴郁的眼睛重新闪亮着,望着哥哥。

杨度向周围瞥了一眼,发现周妈不见了,又笑着补充说:

“我在政治上,是主张君主立宪的,在家庭问题上也该是‘君主立宪’。丈夫是君主,但不是专制独裁;妻子是内阁大臣,主持全家事务。内阁大臣与君主政见相合则留,不合则去。”

少姬眼中闪着光焰,说:“好吧,即便母亲、伯父不同意,我也要离开王家,不受代懿那小子的腌臢气!”她相信母亲、伯父对她的溺爱,是不会不答应她的。

杨度回到楼上时,见楼上又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客人——齐璜。

齐璜外貌朴实敦厚,穿一件布袍,木工出身,受到王闾运赏识,被收为弟子。他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国画家齐白石。五十七岁后他定居北京,这时还在湘潭。

杨度和齐璜相见后,见这里已安排了桌椅,摆上了美酒佳肴。

早已回到楼上的周妈招呼杨度道:“单等你啦,快入席吧!”又低声问了一句什么,杨度笑道:“少姬准备暂时不提,过些日子再说。”

周妈向王闳运递个眼色,王闳运会心一笑,随即入席坐了,又指挥旁人就座。

周妈笑道:“哲子就要进京了,今天算是为你饯行。”大家因为她是并非主妇的主妇,所以表面上都尊敬她,请她也坐。她也希望她的地位在学生中得到承认,所以并不推辞。她是个爱说爱笑,有几分泼辣的女人。她那横宽脸的面积大,可以眼观四面,耳听八方;嘴大可以一口吞个大肉丸子,又便于大说大笑,席上成了她施展本领的场合。

有人会奇怪:周妈这样一个丑婆子,王闳运怎么会宠她?其实,说怪不怪,有人喜欢吃臭鱼干,有人还爱吃更臭的什么,各自胃口不同嘛。既然史料这样记载周妈其人,我们当然相信这是真的。他凭什么宠她,是他们的秘密,我们就不多管这段闲事了。

王闳运兴致很高,对杨度的几分不快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,他笑眯着眼睛向杨度说:“哲子呀,你这次应征入京,参加经济特科考试,是很好的机遇。戊午、丙辰两次特科,入选的人都受到了朝廷的重用。你从此春风得意,成就必在老夫之上。援古人临别赠言之例,我也赠言两句。”他思索着,一字一顿地说:“遇事圆通些,不要求强争胜,过于憨直!哲子,愿你好自为之!”

杨度起身赔笑道:“老师期望甚高,学生实难做到,只求将来能办一个学术机构,专门研讨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国的政治、经济及其历史沿革,为改良中国政治作张本,自己也算对国家作出了点滴贡献,可以上报师恩,下也不负此生。”他在谦逊之中仍显得抱负不凡,说到高兴处,眼中闪烁着光焰。他又接着说:“学生有一得之见,总喜欢直言无隐,今后谨遵师训,注意就是。”

听到这番谈话,席上的人都向杨度投来赞许的笑容,只有杨笃生的黑脸膛上闪过一丝烦躁不耐的神情,眼睛眨动着,急促地问杨度:“啊,我不是劝过你放弃这次考试吗?你还要去呀?”

杨度觉察到杨笃生的不快,朝他一笑算是回答。

杨笃生有急躁火燎的脾气,他曾跟梁启超交往,热心变法;近来思想激进,转而倾向革命,倾向暗杀、排满。他早就劝过杨度放弃赴京考试,但今天湘绮老师已表示赞同,此时不便多说,就一言不发地吃闷酒。

席上的气氛变得僵冷下来。

夏寿田是个机灵人,便说些闲话,夹杂些从北京、上海听来的小新闻,使气氛又变热乎了些。夏寿田又和齐璜大谈篆刻,因为两人都工篆刻;又谈绘画技巧,杨度也有时插进来谈几句,因为杨度喜欢画梅花,虽画得不工,也别有韵致。大家暂时忘记了政治。杨笃生还是不吭声;齐璜出神地注视着纸窗上的枝干横斜的疏影,默默在膝盖上用手指摹写。

王闾运呷了口酒,用手抹去沾在须尖上的酒滴,似乎想起什么,脸低俯在酒杯上嘿嘿笑着说:“我对你们都好有一比。”

杨度忙问:“老师把我们比做什么?”

王闾运抬起头,眼中闪动着一种近似滑稽的天真,活像个老孩子,笑着说:“你们都自以为见过世面,了不起,在我看来还都是些娃娃呢。老夫阅人多矣,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。让我来谈谈我对你们的比喻吧。”

他那深邃的目光先落到杨笃生脸上:“笃生,你像一头刚长成身子骨的狮子,被关在笼子里,你暴怒、烦躁、不安,要么是你撞破笼子,要么是笼子把你憋死,啊哈哈。”

他干咳了一声,转向夏寿田:“午诒,你是一头仙鹿,你既机警,又诚实,可以是帝王的祥瑞,也可以是仙家的伴侣。”

轮到杨度了,他的目光凝视着杨度的脸,慢腾腾地说:“哲子,你是一匹出色的战马,你可以迎风长嘶,睥睨一切;却又很合群,可以和所有的马并驾齐驱。你有烈性,却又很善良;你独立不羁,却又容易受人驾驭。遇到一个好主人,你可以建立奇功,铸成大业;若所遇非人,你也会白白断送……”他稍稍一顿,又环视众人:“二十年后,你们可以验证我今天的话。”

大家等待着老师对齐璜的评语,只听老师对齐璜说:“你不介入宦海浮沉,不过问人事沧桑,我怎么比喻你呢?”他思索着,忽书童上楼来报:“抚院季大人前来拜会。”

王闾运中断谈话,下楼会客去了。

大家开始回味老师的话,那些似褒非褒、似贬非贬、似赞美、似嘲讽的评语,使杨度等人一时陷入沉思。

周妈一拍巴掌大笑道:“你们的老师就是爱才,他认定你们都是千里马,才拍你们的马屁呀。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。

夏寿田开心地笑着,笑得很快乐;齐璜像个老实人那样笑着,没有出声先笑出了泪水;杨笃生皱着眉头,像是耐不住才勉强一笑,他向杨度白了一眼说:“哲子,你受到朝廷征召,并不是朝廷看中你是千里马,而是让你去拉盐车呀!”

杨度傲然大笑,用讥讽的口吻答道:“拉盐车也好,至少还不至于在笼子里憋死!”

离开湘绮楼时,齐璜自回星斗塘去了。夏寿田、杨笃生要回长沙。原来夏寿田来时是约杨笃生一道骑马来的,他还带来几个仆从。

夏寿田约杨度到长沙住几天,叫仆从让出一匹马给杨度骑。

杨笃生骑一匹黑鬃马,杨度骑一匹白马,夏寿田骑一匹花点子马,一同

上路。

在路上,杨笃生冲着杨度发话了:“哲子呀,为什么你还去京考试呢?难道你还拥戴爱新觉罗的朝廷?”他手上摆弄着缰绳,眼睛迅速眨动着,显得缺乏细致说服人的耐性,又急切地说:“我们还是组织暗杀团,杀吧,杀鞑子,杀皇族,痛痛快快地杀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!”

杨度按辔徐行,让白马用稳健的步子拖住黑马。两匹马有时互相嗅嗅脖颈,啾啾叫着,脚步更慢了,又在主人抖动缰绳时昂起头颅小跑着。杨度坐在马上,用充满自信的目光,宽容地望望火爆性子的朋友,笑着反问:“暗杀?光靠暗杀,能杀死所有皇族和权贵么?能改变国体么?笃生兄,我们要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,可不能凭一时意气急切从事呀!”他的声调是平静的、友好的,由于充分自信,加上伶牙俐齿,所以与人辩论时总是从容不迫,决不发火。

杨笃生像是存心怄气,两腿一夹马肚子,纵马飞驰,在马后扬起一团尘土。

杨度拍拍马背,直追上去。“别急嘛,我们在东京时就争论过,现在我的想法还是,要救中国,必须改变国体;而改变国体,以君主立宪最为切实可行。这是英国、日本早已行之有效的。再说,君主立宪可以避免国内出现混乱局面,可以较快地收富强之效,为什么要在列强环伺、国难当头的时候,制造内部混乱呢?”

夏寿田的花点子马也追上来了。夏寿田笑着说:“我在报纸、杂志上,看过梁启超的一些文章,他的话倒也切中时弊。”

杨笃生根本没理睬夏寿田的话,气愤地冲着杨度说:“暗杀不是制造混乱,相反,倒可以减少混乱。革命要酿成内战,国内要大混乱;而少数人进行暗杀,打击顽固派,警告卖国贼,怎么是制造混乱呢?”他用脚跟猛磕马肚子,黑马又放开四蹄,跑远了。

夏寿田转对杨度笑道:“算啦,笃生兄愤世嫉邪,有时不免偏激,你就少说几句吧!”他没有加入争论,却显然是站在杨度一边。

杨度没有回答,也没有再追杨笃生,他和夏寿田一前一后走着,走了一段路,见杨笃生又拨转马头走了回来。

杨笃生迎住杨度说:“我还有一句话要说:要求朝廷立宪,等于与虎谋皮。谭嗣同血迹未干,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?”

杨度再和杨笃生并辔走着。“笃生兄,现在究竟不同于谭嗣同的年代,连西太后不是也在西安蒙尘之际下诏‘变法’么?去年不是又成立了‘督办政务处’筹办新政么?即便这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吧,总也说明时代变了,

一切都不能不变。君主立宪是行得通的,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。”他越说越起劲,眼中闪动着强烈自信的光芒。

杨笃生直起两腿,屁股离开雕鞍,几乎是站在脚蹬上,大声争辩说:“可别忘了,你也经常骂朝廷昏庸腐朽呀!”

杨度仍然平静地答道:“我骂朝廷,骂它顽固保守,不肯立宪;倘若它在内外形势推动下,认真实行立宪,那为什么还要推翻它?”

杨笃生悻悻地不再说什么,显然并不服气。

天色阴沉。苍白无力的落日快要收起最后的光线。晚烟笼罩着田野、村庄和起伏的山峦,显得荒冷、凄清。河滩上枯黄的草,在寒风中抖瑟着;树上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冷漠的天空。乱草岗上荒坟累累,有的新坟堆上还插着象寡妇头上扎的丧带一般的纸幡。麻木、愚昧、贫穷、悲伤,统治着一切。这就是中国的农村,就是灾难深重的整个中国的缩影。

他们默默走着,只听到马蹄践踏着泥土发出的钝重的蹄声。

## 二 保和殿御试

杨度要进京,夏寿田也要到京谋差;齐璜也想到京一游,开开眼界。三人便结伴赴京。

他们到京后,住在虎坊桥湖广会馆。

夏寿田天天忙着跑衙门,要到选部<sup>②</sup>投牒,还要拜访一些京官,应酬很多。杨度因为离试期还远,便陪齐璜各处走走。他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之前曾来京参加会试,这次是旧地重游;又因齐璜是新来乍到,他便处处以导游自居。

他们游览了西单、东四和正阳门外的琉璃厂、大栅栏、天桥这些京城最繁华的所在。齐璜觉得这一带很热闹:有出售珊瑚、玛瑙、玉器、珠翠的商店,有满汉全席大菜馆,有银楼、钱庄、戏院,北京确是文物荟萃、人烟繁盛的名城。杨度曾听王闿运老师谈过北京的全盛时代,现在他觉得原来巍峨壮丽的北京城,却是遍体鳞伤。全盛时代的北京风貌,已经面目全非,那些繁华街道也冷落了许多。广渠门、齐化门、天坛附近,到处都有战火残迹。颓垣断壁和长满杂草的瓦砾堆,被大火烧成焦炭般的半截枯树,都是侵略者犯下的罪证,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标志。集中了我国园林艺术精华的圆明园,早在英法联军时已被烧毁,再经八国联军侵占北京,残余殿宇也荡然无存,完全

②选部,官署名,吏部也称选部。